



新华
新闻传播
精品书系

NEWS



100 Classic Newsletters

通讯名作100篇

上

(修订版)

冯 健 李 峰◎主编

新 华 出 版 社



100 Classic Newsletters

通讯名作100篇

上

(修订版)

主 编◎冯 健 李 峰
副主编◎李年贵 方小翔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讯名作 100 篇 (修订版) /冯健, 李峰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11-8938-0

I. 通… II. ①冯…②李…

III. ①通讯-作品集-中国-现代②通讯-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661 号

通讯名作 100 篇 (修订版)

主 编: 冯 健 李 峰

责任编辑: 黄春峰 白继红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0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938-0

定 价: 76.00 元 (全二册)

温馨提示: 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 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 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3969

再版前言

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通讯名作 100 篇》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再版发行。这是编者对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的一份献礼，也是对全国新闻工作者、新闻院校师生、新闻研究人员，以及新闻工作爱好者节日的献礼。

1999 年编辑出版本书时，正值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书名加注“1949—1999”，是表明要集中展示全国新闻工作者在这 50 年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次再版，应读者的愿望，把入选作品的年代向前延伸至民国初期，并把 1999 年以后（截至 2008 年年底），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四川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航天、改革开放 30 周年等重大报道的名作也收入书中，以期全面反映我国新闻事业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从这个层面上说，再版本称得上是百年名作，世纪范文。它的笔光文采，将会使读者有登高而豁然开朗之感。

这次新入选的作品，依然坚持原来确定的三条标准，即主题和内容深刻、生动地记载了相关时期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在全国范围产生过比较广泛、深远的影响；写作技巧堪称这一历史时期通讯的代表。按照这三条标准，编者从发表于通讯社、报纸、杂志等媒体，和已被选入新闻作品选集的大量名篇名作中，优中选优，精选了 105 篇入书。这些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记录了百年来的历史潮汐和政治风云，在我国读者中曾留下难忘的记忆，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例如，夏衍在 80 年前写的《包身工》，是一纸呼号、悲痛和义愤，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反动黑暗势力的檄文和号角，教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朱启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签字

投降当天写就的《落日》，以质朴凝重的笔触，举世关注的重要事实，生动、深刻地记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投降签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瞬间。

由于百年名作太多，而再版本仍然保留原版《通讯名作100篇》的书名，所以，增补30篇作品后，原来的100篇中就不得不忍痛割爱25篇，以免全书篇目超出太多。出于对原版篇目作者的敬重，也便于读者查询，编者特将原版篇目目录全文刊印在书的后页。

原版中的“作者简介”和“作者附言”，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附言”不仅介绍了名作产生的过程，而且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闻背后的“新闻”，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进行评析研究。这次再版新入选的作品，仍保留这一特色，都撰写了作者简介和附言。对作者已逝的篇目，则邀请有关人士撰写了附言。

本书第一版的选编工作，曾得到新闻界老领导穆青、李庄同志的支持和关心，他们作为顾问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建议。这次再版时，他们都已离开了我们。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再版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诚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再版前言

1	醴日日记(其一)	黄远生
5	京张三日旅行记	邵飘萍
13	包身工	夏衍
24	官僚之运气	林白水
28	华美窗帷的后面	邹韬奋
32	祁连山北的旅行(节录)	范长江
37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赵超构
43	到莱茵前线去	萧乾
52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彭子冈
56	落日	朱启平
63	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	朱穆之
67	西瓜兄弟	黎辛
70	沸腾了的北平城	刘白羽
74	英雄的十月	华山
82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杨刚
86	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节录)	李普
97	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	李庄
103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
108	毛主席的队伍进入拉萨	赵慎应
111	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	戴煌
115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巴金
120	和洪水搏斗中的武汉一日	新华社驻武汉记者
124	会场的一角	周立波
128	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	徐中尼
133	当你们熟睡的时候	新华社记者

- | | | | |
|-----|---------------------|------------|---------------|
| 139 | 访“葡萄常” | | 邓拓 |
| 143 | 黄继光献身的一刻 | | 万福来 |
| 148 | 七年比一百年 | | 李峰 |
| 153 | 他们是普通劳动者 | | 袁木 |
| 159 | 世界冠军容国团 | | 华新文 |
| 165 | 苦聪人有了太阳 | | 黄昌禄 |
| 173 |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 | 《中国青年报》记者 |
| 185 | 英雄登上地球之巅 | | 郭超人 |
| 195 | 伟大的战士 | | 陈广生 |
| 208 | “一厘钱”精神 | | 李峰 余辉音 |
| 214 | 艰苦作风 代代相传 | | 《解放军报》记者 |
| 225 | 管得宽 | | 冯健 周原 |
| 231 | 大寨之路 | | 莎荫 范银怀 |
| 245 | 大庆精神大庆人 | | 袁木 范荣康 |
| 255 | 最鲜艳的花朵(节录) | | 玛拉沁夫 |
| 266 | 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王铁人(节录) | 李冀 张杰 杜铁 | |
| 277 |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 穆青 冯健 周原 | |
| 294 |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 | 《安徽日报》记者等 |
| 304 | 驯水记 | | 郭超人 |
| 314 | “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 | | 徐民和 |
| 319 | 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 | 黄钢 |
| 330 |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 穆青 陆拂为 | 廖由滨 |
| 341 | 鱼水新篇 | | 南振中 |
| 347 | 一场伟大的斗争 | | 纪希晨 |
| 363 | 一颗燃烧的心 | | 郭玲春 |
| 367 | 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 | | 范敬宜 |
| 371 | 要为真理而斗争 | | 辽宁省《共产党员》杂志记者 |
| 381 | 有钱难买回头看 | | 刘衡 |
| 387 | 飞向太平洋 | | 新华社记者 |
| 390 |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 | 李耐因 |
| 399 | 历史性的转折 | 吴象 李千峰 张广友 | |
| 405 | 历史的审判 | 穆青 郭超人 陆拂为 | |
| 416 | 中南海的春天 | | 冯健 曾建徽 |
| 424 | 抢财神 | | 穆青 周原 |

427	建造中国的“通天塔”	李尚志	黄景钧
435	吴晗和他的一家		柏 生
442	三连冠	何慧娴	李仁臣
450	1+1+1=?		张 飙
460	已是山花烂漫时		艾 丰
468	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		郭梅尼
480	“八·一五”的靖国神社		骆为龙
484	她属于人民		张万象
489	乡土奇葩	李 峰	林 楠
498	水 水 水		吴锦才
504	“两弹”元勋邓稼先		顾迈南
513	“七·二八”——抹不掉的记忆		张广友
520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罗荣兴	祝华新 曹焕荣
530	关广梅现象	庞廷福	杨 洁 谢镇江
535	命运备忘录		张建伟等
548	关于物价的通信	姬乃甫	陈乃进 陈 芸
555	“你们不要怕麻烦我”(节录)		吴冷西
565	金牌不是名牌	刘欣欣	何大新
570	东风风来满眼春		陈锡添
584	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扫描		易 晴
592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新华社记者等
607	在大海中永生	何 平	刘思扬
613	历史,将铭记这一刻	何 平	张宿堂 吴 明
617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 婷 杨 兴
620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回顾		沈宝祥
627	在决战决胜的紧要关头	何 平	万武义 王文杰
636	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		贾西平
641	我亲历中国使馆被炸		吕岩松
648	爱国烈焰		杨 明
654	共和国工业化进程的缩影		吴复民 姜 微
662	铭刻在人民心中的碑文		《经济日报》编辑部
670	世纪大阅兵		贾 永 曹 智
675	永恒的瞬间	张宿堂	孙承斌 陈斌华

通讯名作 100 篇

- | | | | | |
|-----|----------------------|-----|-----|--------|
| 680 | 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庄严使命 | | 何平 | 刘思扬 |
| 691 | 目击杨利伟飞天归来 | | | 范炬炜 |
| 695 | 总理为农民追工钱 | | 孙杰 | 黄璐 |
| 699 | 一份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 | 沈路涛 | 邹声文 | 张旭东 |
| 705 | 伟人家中的追忆 | | 夏林 | 曲志红 |
| 716 | 一个世纪的伟大穿越 | | | 新华社记者 |
| 725 | 长征启示录 | | | 贾永 |
| 731 | 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 张严平 | 田刚 |
| 745 | 中国道路 世界瞩目 | 于长洪 | 李柯勇 | 齐紫剑 唐璐 |
| 751 | 万众一心,托起生命的希望 | | | 新华社记者 |
| 764 | 永恒的经典 历史的丰碑 | | | 许基仁 |
| 769 | 神舟连着中南海 | | 贾永 | 曹智 白瑞雪 |
| 777 | 探索·实践·突破 | 李亚杰 | 谭浩 | 李靖 刘娟 |
| 784 | 附录 《通讯名作 100 篇》第一版篇目 | | | |

囍日日记 (其一)

黄远生

黄远生 (1885—1915)，名基，字远庸，不到 20 岁即中进士，为清王朝最后一榜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后东渡日本留学。1912 年从事新闻采访业，历任上海《东方日报》《时报》《申报》驻北京记者，为其采写北京通讯，发表了大量新闻通讯和时政评论，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讽刺。他善于人际交流，勤于调查研究，以擅长撰写新闻通讯而著称，是我国新闻通讯这种体裁的奠基人，被当时的人称为“报界之奇才”。他的作品集《远生遗著》是我国第一部通讯集。

【附语】 《囍日日记》是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写的一篇通讯。

黄远生的通讯有几个特色：一是善于报道重要人物及事件，二是长于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三是语言不事雕琢，通俗生动。像国庆、总统就职这样的会议及事件在当时为数不少，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是很难写出新意的，就像我们今天大多数会议新闻一样，千篇一律，几乎没有可读性。

民国二年即 1913 年 10 月 10 日，是袁世凯费尽心机窃取大总统正式宣誓就职的一天。这一天，恰好又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因此，黄远生称之为“囍日”。黄远生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之所以能被邀请参加这次“盛会”，是因为他当时已是名记者，这恐怕也是那位“金冠武士”“与余目礼而进之”的主要原因。

黄远生对总统就职的礼仪和程序没有花费大量的笔墨，只用了四小段就把全部过程生动地勾勒出来了。他以诙谐幽默的语言着重描述了参会前的准备、赴会的过程以及会场的见闻，使读者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本应庄严、盛大的仪式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官僚们弄得像一场闹剧。黄远生擅长描写场景细节、人物

情态的文笔功底在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中外宾客、军警卫队以及总统到达时排场的刻画描述可谓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其亦庄亦谐的语言也使读者看来忍俊不禁。比如，文曰“至此乃不能不东西借凑成两套之礼服，其困难不下于大借款矣”，巧妙地折射出当时政治、经济的混乱腐败透顶。文末，作者也没有忘记点题，对其参加两次总统就职典礼的情形进行了对比，称“二者相较，令人已感知吾中华民国，已由筚路蓝缕之时期，入于重熙累洽之时期”，表面上虽一片歌颂，但从作者全文笔调一路读来的看客们自然知道，这种反语反映出的却是中华民国前途的更加黯淡和衰颓。

好文不厌千回读。今日，我们重新去读黄远生的通讯，在重温历史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习这位通讯作品奠基人的神来之笔。

张化冰 尹韵公

俗语有所谓重喜日或双喜日者，若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初十日可谓之重喜日或双喜日矣。盖大总统就职是此日，共和纪念国庆日亦此日也。此日此日，其为吾民国永远纪念之日矣。

然此最可纪念之日，吾曹新闻记者乃有两重厄运：一庆祝大总统就职之庆祝员，须穿大礼服；是日（初十日）晚间外交部茶会，又须穿晚礼服。保存国粹之吾曹，向以对襟马褂为大礼服者。至此乃不能不东西借凑成两套之礼服，其困难不下于大借款矣！

十日午前八时起床，外微雨滴沥，而畴昔之夜，大雨倾盆，街市中泥深三尺矣。吾曹乃如古礼壮者之始，第一次冠戴高帽子，第一次穿大礼服。御车而出，绕顺治门入御河桥赴北海，由金鳌玉蝀（北海中牌楼之名）而出，蜿蜒以至于西华门之午门。盖前门一带路线，因阅兵而暂绝交通故也。沿途以雨故，行人殊稀。余之前，有一马车一骡车，皆赴参礼者。而最奇异者，此骡车乃奋迅于马车。余之洋车其速亦不下于骡。盖是日全城马车赁贷一空。余之不知姓名之同伴，乃不能不雇此缓于骡车之马车以往。亦足见事到紧急关头，则骡车亦可当作马车跑，视御者何如耳。

至御河桥一带，则车马渐多渐鱼贯。警卫之军警亦渐盛，沿途皆树榜示，告行人以赴西华门者，从此路一从此路。余最所感佩于北京警察者，即此等处矣。

至西华门下车后，门前有金服辉煌之警卫，有礼服灿烂之部员，共同查验，查验庆祝员券、查验警卫门证、查验徽章。吾侪乃深知泰西古人制作大礼服之妙

用，盖非此即无许多口袋怀藏如许证券也。一金冠者，验余庆祝券而详读之曰：职位一新闻记者黄远生，乃与余目礼而进之。吾乃私心喜自负谓此金冠之武士，实对于吾曹之新闻记者加以尊礼，以余等职位至尊故也。

入门步行，则见无数之戴高帽子着礼服者之三三五五而进，亦有爱惜大礼服而遮阳伞者。即入门，两侧左右皆行政官司法官休息室。中阶之右侧，则议员休息室，中外新闻记者休息室，蒙藏市民代表室。又银行团休息室，则在议员与新闻记者之中间。余笑谓一议员曰：“吾曹与诸君同是舆论机关，接席而居，差可无惭，若彼银行团者，吾曹敢与之比肩哉？”

中外新闻记者休息室中，日本人略多，欧人殊稀。内务部对于各休息室皆派招待。余是日因穿大礼服，适忘带纸烟，乃向招待员乞一纸烟。吾人因此一烟之微，乃不能不佩内务部之德政也。

杂谈一幻想之中，视时表已十时十余分，而总统至矣，导以金冠蓝服持戟之武士约二三百人。总统乘八人肩舆，复导以四舆，即侍从文官梁士诒、夏寿田，侍从武官军事处总长荫昌，次长唐在礼是也。夏君亦总统府秘书，湘人，专掌与各省军人接洽事，其名字新见于吾之通信，故述之。

少顷，吾侪乃随接导者，自休息室鱼贯而又入一门。此门之右侧，乃清皇室代表（溥伦）休息室，左侧乃各国公使休息室。余斜见各使休息室，博冠袞服已灿烂而煊华，意其以已毕集矣乎。

休息室中，入后乃分东西两侧面立，国务次长局长高等文武官员等立东侧，吾辈及银行团及其他官吏等立西侧，议员则居而立。此处谓之礼堂，即太和正殿也。殿中有一台，礼堂二字，即悬于台上。前此室座交叉以国旗，吾侪立西侧最偏，故台中光景不甚明了矣。

吾曹入而排班时，金冠蓝服持戟之武士，即导从总统入门者，分向而立之于两侧之前，排班既定。赞礼官程克，按照礼单，一一唱赞。其先总统入席立台上，（对议员而立）宣誓——读宣言书——鞠躬——唱万岁而礼毕矣。

“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此遵照总统选举法所定而读之誓词也。先是仪节单，本定议员亦立两侧，与吾曹同等者，就职之前，曾演礼三日。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于初九日特往争之于朱启钤等曰：“议员系证人资格，不可与行政官同立，宜居中听总统宣誓，否则将成为宪法问题。”于是乃改侧立者而中立焉。事后又有报馆从而论之，谓议员与议院异，议员亦一个人，不得于院外行其议员职务。总统仍应向国旗宣誓，不应向议员宣誓，可谓吹毛求疵矣。

宣言书极长，总统捧而宣读之，故亦极费时光。总统精神甚矍铄，音吐甚

朗，军服灿然。余左右外人闻读至所有前清条约协约私约等，一律遵守有效，为之欣然。

以余侪立西侧最偏，为大众所不及见。故中人及日人中于鞠躬时颇有阙礼者，惟西人则如礼而鞠躬，有以见忠信笃敬之教，惟欧西人守之最笃也。

礼毕后，庆祝员乃同赴武英殿茶会，据规则，凡庆祝员皆得赴茶会。又有非庆祝员，而由国务员特别招待，另具请帖者。武英殿茶会，此五字何等冠冕。不料入殿后，惟见高帽而礼服者，重重叠叠而立。但见人形，但闻人声，不见食品。余未早食而出门，此半日之日，计全恃此一茶会，乃努力向人丛中窥探。始得见一仆持了满盘之甜面包，沿途抢掠。适至余前，余之良心乃命余抢取三块，分出人丛而立食之。出时，刘成禺、汪彭年、汤漪等指余而笑。呜呼诸君，乃不知人到饥饿时，其可笑乃有百倍于我者耶。

是日议员到共四百余人，国民党人甚多。其余之不到者，或因雨，或因大礼服没处借也。余之一生，乃已有二次得见总统就职之光荣。第一次袁总统就职，即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其时蔡元培、汪兆铭为南京代表，迺日光景甚为寂寥，与此日之盛大庄严者迥别。二者相较，令人已感知吾中华民国，已由筭路蓝缕之时期，入于重熙累洽之时期，此后庄严民国之现象亦当若此耳。

参礼毕，时约十一时三十分。此后为总统见外交团，见清皇室代表，庆祝员不得见之。余乃借武英殿侧内务部招待员办事处之电话，拍发专电报告，时已十二时矣。

（选自《远生遗著》）

京张三日旅行记

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1920年后，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

【附语】 邵飘萍是我国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和新闻教育家。他于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新闻编译社，是我国第一家通讯社。邵飘萍善于采访，关注时事，心系国家前途命运。在他写的大量通讯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北洋军阀相互混战实为占据地盘的真相，生动刻画了国会议员们为官位而钩心斗角的丑态，真实反映出对外大借款后最终还是老百姓遭殃的民情。著名将领冯玉祥曾这样赞誉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越英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京张三日旅行记》主要记述的是邵飘萍1925年春节由北京到张家口时沿途见闻以及与冯玉祥的会谈。谈到冯玉祥，就不能不想到邵与冯长达两年的交往及深厚友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班师回京，通电主和。10月22日，邵飘萍作为《京报》社长与冯进行了会晤，长谈之后互为倾慕，以后遂成挚

友。冯一再宣称，其最终目的是“贯彻和平主张，避免再起内战”，以“解决人民之倒悬，保存国之元气”。因此，12月19日，冯呈请辞去了各项职务。段祺瑞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仍然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邵飘萍就是在这个当口儿到张家口过春节时与冯玉祥进行了会谈，谈话的内容主要着眼于西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从文中来看，冯虽然“一时尚无就职西北边防督办”之意，但事实上冯并不反对“屯兵西北”，认为将来必定大有作为，而这与邵飘萍的交流和建言是分不开的。1925年2月，邵飘萍在《京报》创办了《西北周刊》，为冯玉祥开发西北作宣传和鼓吹，邵也被聘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高等顾问”。

在《京》一文中，我们看到了冯玉祥治军有方，军容整饬，军队素质良好。在当时军阀混战、痞子兵打砸抢充斥的背景下，冯致力于军队建设、意图有所作为是邵飘萍和冯玉祥能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北京政变以后，冯甚至按照邵的建议，将自己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这也是冯玉祥倾心革命、打造铁军，欲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的表现。冯的军队屯驻西北后，邵飘萍提供了很多政策建议，均被冯采纳。在邵与冯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值得提及，就是推动郭松龄与冯玉祥的联盟，力图推倒张作霖。邵飘萍在报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对张作霖发动了猛烈的舆论攻势。然而，在日本人的干预下，“倒张”终于失败，但是这件事却为邵飘萍遭张作霖的毒手埋下了伏笔。

张化冰 尹韵公

(一)

新闻记者之生活，不眠不休之生活也。在我国极幼稚之新闻界中，尚有所谓新年（阳历）停刊与春节停刊者，尤以春节停刊为最久。实则“春节”云云，未免有些影射。老实说就是阴历过年旧社会之积习难破，不得不“随俗雅化”，藉是偷懒几天。不独新闻界为然，各大学之青年学生，理论上殆无不承认阳历而否认阴历旧年关者。然一到旧腊月二十左右，请假不到者即已纷纷。去腊有一次曾赴某大学上课，百余人中留者不满十人，可见旧习惯力量之大。彼等亦半受家庭之牵制，由不得自己主张；而况学生遇着有理由可以放假总是很赞成耶。恐今后之阴历年关，当永远冒充春节之名而存在矣。

北京之空气，干燥沉闷极矣。素昧每遇“春节”可以偷懒时，辄利用机会而为极短路程之滑稽旅行。上海、杭州、山西，以往皆选为旅行目的地。因我国政

治之进步，混战之剧，年多一年，于是余之旅行亦遂范围愈窄，路程愈短，与中央政令相似。今年乃只以张家口距离咫尺之地为终点焉。其先本欲再赴绥远包头一行，然又为时间之所不许，固总计仅有三日故也。

所谓“正月初三”^①之早晨八时，驱车赴西直门车站。以时间表计之，宜立可上车开车。然我国现在交通之状况，能有车开，便算大惠，何敢计较迟早。故吾人亦欣然候至十时而缓缓以行。途中颠簸，有如御风。每停而复开时，则出其不意，隆隆一声，人物俱倒。询其故，曰：司机者回家过年，以新手暂代，彼不谙车头力量之大小，故有此“平凡”之现象发生。吾人亦正可恣为笑乐，不肯怒也。途中风景限于篇幅，不欲多记。唯行经青龙桥时，见开创京绥路第一人杰詹天佑先生之铜像兀立吾前。曩时欣喜唯一为我国所自造之京绥路，今竟积欠外债至三千数百万元之巨，不禁发生无限感慨。是日车行虽屡屡停止以待来车，然迟误不过一二小时，可云难得。至下午五时，居然已安抵张家口矣。

何君九泉，京绥局警备处第一课长也，于车中苦闷时相与闲谈知之。何君待余极诚恳，约余抵张勿住旅馆，可暂憩警备处中。余既感何君厚意，且知张家口殆无旅馆可住，遂欣然与偕。警备处长冯君为冯玉祥将军之兄，冯将军自天台山移驻张家口后，今亦与其兄同住于该处也。

与何君同赴警备处后，即承冯将军之招待，约于晚餐时晤面长谈。不见冯将军者，今数月矣，精神奋发，似倍于前。从其种种谈话察之，知一时尚无就职西北边防督办之意，且或须再递辞呈。然今后西北之宜如何整理，则将军之态度似并不消极也。兹为节省篇幅计，以交换意见之结果，约略记之：

一、宗教问题。此为余所首先提出，余以各国最近皆有反抗宗教之思潮，我国青年，亦多具此种心理，冯军颇信奉耶教，西北人民则特别迷信回教、佛教，外观世界，内顾事实，故认为重大问题。张之江与李鸣钟两都统之在察绥，对于宗教，如何处理，确有特别注意之必要。余所发表之结论，乃归宿于极平凡之两点：一曰政教完全分离；二曰信仰绝对放任自由，各不妨碍异教之存在。冯将军曰：此论尔我尽同。吾人之信奉耶教，非迷信宗教也；乃认耶稣之爱人如己，可作“为人”之模范。对于其他圣贤豪杰，亦同样崇拜其为人，无人主出奴分门别户之见。君所提出之两点，当诚意实行。对于回教、佛教等，决完全尊重信仰者之自由，令张李诸君，特加注意。冯将军所言，似早有先见。将来西北决不至有宗教问题发生，乃可慰之一事也。

^① 1925年1月26日。

二、文化政策。余以从前治理西北者，皆用武力以压服一时而不计其后患。如徐树铮之于外蒙，其最著之恶例也。故主张开发西北，先须便利交通，根绝土匪，乃以教育提高其知识，使自明五族共和之历史，而不至有外向之心。且以垦牧之改良，运输之无阻，近悦远来调节内部人口，使之内外同化。原有军队悉为农工，屯垦实行，土匪无所托足。对于人民，绝不必用何武力，而已收对外防边之效。冯将军及其部下皆极以为然。故将来对于西北之设施，当不出上述之程序也。

上所述者，为根本方针之一节。惟所谓“西北”者，其范围界线殊不分明。已往政府之偶设此类名义，不过借以敷衍军人，无实际开发之意。果欲令冯将军实行整理，以固边陲，则殊有重行订定之必要。且西北之外，尚有东北。其间“北与北”之一部分，非常密接。不行划定，易启纠纷。此所望政府当局于冯将军方始就职时即先加之意耳。

自东南、东北战事发生以来，各路交通，胥受影响。军队扣留车辆，紊乱运输，沿途商货，有如山积，苦无疏解之方。现交通当局，似以全力对付此项问题，固不无渐复原状之望。就京绥路上所见，各路车辆，皆已交错纷纭，不可究诘，有津浦者，有京奉者，有京汉者。可见京绥之车亦必各路皆有，不易归还原路也。以目下整顿之成绩言，似京绥当居第一。冯军援助之力，有不可掩者。其最要之点，一为促运商货，二为严禁军人无票或有票而越级乘车。冯军所组织之稽查队，极为认真（专查军人），不问本军与客军，有敢犯者，立行严惩，而另挂一车，以资兵士之乘坐。故京绥普通客车中，绝不见有兵士无票越级乘车之事。因运货之催促，稽查之认真，该路目下收入，遂已数倍于前，且扣所收之款，路款与军费截分为二。若依目下情形进行不已，外债固易了也。闻自今年一月起，即决定先理外债矣。近日冯将军所最关心而愿助该路以整顿者，一为车到时间之准确，一为开车次数之增加，一为车辆调剂与加挂，较诸战时之京绥路，直有天渊之别，且正将各种办法详加订定，寄往京汉各路仿行。冯将军部下之张副官长及驻在宣化府之蒋旅长等，对于此类计划，条陈甚多。冯君核准后，即交京绥路局宋局长认真办理。此冯部对于西北交通援助之事实也。

余居张家口一日有半，略观察其街市状况，路政不修，公众卫生极不注意，可见从前当局之该死。都市交通机关，尤不完备。旧式骡车等外，仅有极污秽之洋车。闻全市有破汽车内附全副“音乐队”者两三辆（开驶时极为悦耳，能使脑昏）。电灯黑暗，不许写字，电话亦不甚灵。二十七（初四）下午，到张之江都统处一谈。据言土匪尚未绝迹，地方辽阔，警察不足以维持治安，不得不用队